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六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璿

謄錄監生臣黃奕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權衡卷五

宋 劉敞 撰

文公

元年公即位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然則稱公者固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審矣何獨至於他國則云以葬為限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氏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然則杜氏為禮然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

服見于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

晉侯伐衛按傳實伐衛者先且居也衛人伐晉按傳實伐晉者孔達也杜氏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貶之也安知衛人非當時之告乎一則云告一則云貶苟便其說而已何經之有

公孫敖如齊左氏曰始聘焉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

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告
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此又明丘明不聞道
於仲尼矣仲尼不云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傳曰晉師獲衛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
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
謀非也古者雖越國而謀所謀者必義事也今陳與衛
何謀哉謀畔命侵小者也謀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以
謂之古

二年及晉處父盟杜云處父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非也既沒公如晉又沒公於盟諱義備矣復去處父氏反不明豈其然乎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微者稱人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文公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自除喪矣彼尚能送祀何故不能於此娶乎

明此傳誤無為歸過于經而疑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非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之葬何禮之有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左氏曰侵官也按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蒐易將凡出晉

侯何以謂處父侵官邪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敗苟食
祿者舉當諫君況處父晉國太傅邪事有不便言之闕
矣以此為侵官是教大臣拱默也左氏又曰陽子成季
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以侵官塗污處父
耳凡言黨者謂其陰私比周不以正舉者也若舉不失
人亦何謂黨乎如處父之舉趙盾趙盾卒為良大夫其
退賈季賈季卒為亂而奔皆可謂當矣非故有所厚薄
也春秋豈忽于此貶之邪如使大臣見賢而舉謂之侵

官見賢而不舉乃其職矣不亦謬乎

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真文公子焉非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義事也經不褒今文公取須句以封叛臣惡事也經不貶不唯不褒貶而已又略無所見豈春秋之實邪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杜氏曰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按如此說安知稱晉人者非趙盾諱無信而以微者告乎在春秋中

杜氏所注若此者多矣何獨至此晉人而謂之春秋貶乎此乃見事在可以說之域則說之事在不可說之域則不說也智足以給學者矣亦何解經之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爾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且盟重會輕不當獨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若實不及其會而及其盟

者書公及諸侯晉大夫盟乃可耳左氏又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按十五年會于扈亦不序諸侯寧復魯侯後會邪未可以類推也

徐伐莒杜云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非也傳云徐伐莒莒來請盟然則莒來告也且徐不來告則已苟其來告若不稱君必當稱將帥豈亦自云徐而已乎杜氏之意固以謂從赴告而已向者晉人戰于令狐又何以云貶趙盾稱人哉

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氏曰珍之也言遂權與
戎盟得事之宜故襄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為襄者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
邪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杜云不言出者受
命而出自外行按敖以乙酉出以丙戌奔此豈自外行
者邪又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齊杜云莒在境外故不
言出然則境內者當言出矣敖之奔未能出境曷為不

言出乎昭十二年公子慙及郊而奔亦言出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計司馬握節未如仇牧之手劒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荀息之死之而左氏推彼二人為貶申此兩人為賢輕重貿易賞罰昏錯莫甚于此且身居亂兵之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罪握節而死人臣之常耳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

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何為珍之邪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王未葬也杜云雖逾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不宜反不稱王毛伯來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

二月辛丑葬襄王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也諸侯為天子三年禮無使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

非典之正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杜云追贈僖公并及成風非也僖公成風即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為重所謂母以子貴者也必謂僖公成風二人也者則是母序子下亂上下之次豈春秋之情邪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以為長狄也按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赤狄也白狄也山戎也姜戎也陸渾戎也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傳

又曰鄆瞞由是遂亡杜云長狄之種絕按外傳仲尼對吳使者云周為長狄今為大人今即孔子時也孔子之時長狄更為大人大人長狄一意也不得云亡不得云絕杜氏云絕據何見哉左氏云亡則自相反也

十二年邾伯來奔左氏曰邾太子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皆非也即實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邾伯春秋又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

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予叔姬卒左氏云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事當在成九年而誤置于此陸淳已言之矣

秦伯使術來聘杜氏云術不稱氏史略文非也內大夫不氏或以為貶或以為未賜族未賜族者在內猶不氏安知此術非未賜族者而以為史文略也若有以明術

非未賜族者吾聽其說若無以明之直妄說耳非實論也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按如傳說經不應但言晉人也杜云趙盾雖有服義之善然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又安知非趙盾恥不能納而以微者告乎

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按傳例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今敖卒于齊公之不與小斂審矣何為反日邪敖本有

罪出奔韋而死得復錄公又實不與其小歛何足謹詳其日月而書乎

單伯如齊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云宋華孫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云華孫奉使鄰國臨事制宜至魯而復定盟故不稱使皆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也又宋

魯無怨華孫無故不待君命而自來以為臨事制宜則當先有可制之事今此安平無變多從官屬而自尊大者也何云制乎以此為貴豈春秋意哉

曹伯來朝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非也按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則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於天子五年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且以春秋時事考之曹小國也魯既當朝晉亦當朝宋衛亦當朝楚鄭秦杞陳齊蔡

滕又皆當朝朝無已乎其禮安在其制安在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為得中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曰齊人送之非也若實齊人送之應曰齊人來歸矣杜云大夫喪還不書書者善魯感子以赦父亦非也若如杜言但書公孫敖之喪至自齊以善魯可耳今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豈善魯者乎諸侯盟于扈傳曰無能為也又曰凡諸侯會公不與不

書諱君惡也予謂若諱而不書與貶而不書同則二者相亂不復可辨矣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杜云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以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非也若史欲為公解紛于齊而書此乃可云爾已矣今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未之曾見則其書之無以異於不書又齊侯唯不信公故不肯盟今魯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亦未肯信也縱史書之欲以取信齊侯為可

仲尼亦何為書之乎

宋人弑其君杵臼左氏曰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襄夫人殺之如傳所說則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于鮑而遂殺其君春秋宜推公子鮑使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於此何獨異哉晉靈公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弑也春秋明書趙盾公子比之名

何者盾比皆賢賢宜責之備以謂賢而弑君則開篡亂之門也今鮑私為惠以結民情偽為禮以事公卿如此而弑其君春秋忽其罪則亂臣賊子無所懼而勸矣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氏曰卿不書失其所也按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以伐齊齊人賂晉晉師遂解杜云不譏晉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弑君而一以

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于貶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頗哉

葬我小君聲姜傳云有齊難是以緩今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聲姜既葬而有齊師耳且何用為若解

十八年子卒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不諱遂書公薨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葬為限者果矣

莒弑其君庶其左氏云莒太子僕因國人弑之如傳所

言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弑乎子之弑父可匿其罪乎宣公賴僕之賂則欲授之邑而寵之春秋亦豈賴僕之賂哉曷為蔽其惡名曾謂仲尼不如季孫行父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

宣公

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曰遂不稱族尊夫人也非也此所謂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君之使臣固有稱族不稱族史之書之所謂實錄

也非尊君命夫人之謂也且必若云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權事而非受命者也非受命何以亦稱族邪豈尊以為君命哉豹姑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皆不氏無有夫人居閒也何以亦舍族邪豈尊以敵夫人哉杜云不稱姜氏史闕文亦非也寧知莊元年不稱姜氏非闕文者乎以莊元年推之寧知闕文非仲尼意乎

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

乃免非也君臣之際當以義為斷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為大夫雖以越竟苟不能討賊此則罪矣然則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杜云越竟則君臣義絕可以不討賊如杜此言於左氏之說未能自合何也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古者行師非無奇術秘策以給人者也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其自相反者吾既言之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杜云稱字時君所嘉非也春秋之作褒貶出于仲尼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未有窺時君之意以為上下也如春秋之作褒貶無所在苟唯時君所

悅而已矣又何以為仲尼

九年取根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意哉

十年崔氏出奔衛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又舉族出奔故春秋因舊史而書之則欒盈亦無罪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邪且春秋所記大

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戰舉元帥雖有衆大夫不與焉者
略所微也今何為區區崔氏之族邪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杜云季子字也非也審季子為王
之母弟字季子者宜若叔服稱季子而已即欲分別其
為王母弟者宜冠弟子字不當冠王也王者尊稱非所
以冠大夫之字也冠大夫者稱王子王孫以屬為重不
以王為貴去屬而著王是季子王也妨於文而害于實
不可為教矣

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欒函杜云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非也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欒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按經文晉楚為成列而戰者也今左氏以謂晉人自使輶車逆趙旃而楚人疑以為晉師且至遂車馳卒奔而乘晉軍晉中軍桓子不知所為士爭渡河而遂大敗耳若此

則晉軍未嘗成列何以得書戰邪杜氏雖云晉上軍成
陳故得書戰按傳文所叙無上軍成陳之事惟云使帥
七覆于敖前又云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是則上軍深溝
高壘備不虞耳盖未嘗出陳也且經云荀林父及楚子
戰若緣上軍不動故得稱戰則經又不應指言荀林父
也荀林父實不戰隨會自戰戰之事當舉隨會不當舉
荀林父也今經稱荀林父及楚子戰若林父之師初不
成陳何得書戰乎又長勺之役齊魯成列唯以魯侯鼓

之差後左氏謂春秋惡其譎譏不以偏戰為文今此楚師乃出不意以乘晉師其譎甚矣反謂之戰何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左氏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予謂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邪設本微者又何以辨之且華椒無惡不宜被貶杜氏云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故亦不免于譏予以謂凡盟誓者所以結信也寧能早知彼將背之乎背盟者自當貶爾守盟者亦何貶乎

十三年楚子伐宋左氏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然則十二年不當貶華椒稱人也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宋可以免自相伐矣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杜氏曰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非也凡平者舉國而已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又曰暨齊平又曰及鄭平無稱人者今此獨稱人是書其人矣固當解書其人之意不得反謂之不書其人也若平莒及鄭暨齊平及鄭平此三者乃可云不書其人耳

蜈生左氏云幸之也杜云幸其冬生不為物害若然則有蜚不為災亦何不幸而書之乎且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而傳以為不害所以為害者固為其生也而注以為死矣是何其戾也

十七年公弟叔肝卒傳曰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如傳此言者是謂母弟稱弟也母弟稱弟公子友如陳不稱弟何邪

成公

元年作丘甲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丘出之予謂
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
之歛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乘不當云丘甲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杜云魯乞師於晉
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
成之類非也魯雖從伯主之命其實與謀矣且本殊會

及者非為褒貶正謂與謀不與謀耳今真與謀者又不與謀書之誰能辨哉宋公使邾人用鄆子左氏以謂南面之君善惡自專故不貶宋公也晉雖盟主然魯亦其等儕耳以與謀書之尚何不宜而必推而遠之乎臧孫辰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卻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則其記師行與謀曰及何足多嫌哉

六年立武宮左氏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然則丘明以武宮為武軍矣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然傳無先君武公之語要之二說者皆非是左氏欲解經誤以武宮為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宮此難以通者也

傳曰晉遷于新田又曰季孫如晉賀遷然則晉之遷也必告于魯魯則往賀矣使晉不告魯魯安得而賀之今

晉告遷而經不書何邪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魯無
賀者猶書于策晉為盟主魯所服事遷國而賀何以不
書也意者晉實無遷事乎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氏曰禮也予謂若誠禮
者常事耳春秋何書乎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氏曰趙莊姬譖之杜云原屏
咎之徒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予謂春秋聖人
所作也褒貶進退不宜不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乃所謂明矣今二子者既已罹於讒佞之口而春秋又不察焉苟縱莊姬之賊橫被原屏之咎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曷其然哉

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杜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主八年乃來緩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廟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汰也賜以命圭天子之弱也即欲責其緩者當責諸侯之不往不當責王賜之晚來也且此又非賜命按桓公文公皆稱天王錫命唯此言天

子又言賜命聖人以一字為褒貶者也其必異物矣不原其異而以謂通耳若是其汰哉我則不敢

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

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姓邾媵弋之君

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天子之

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也非也

凡春秋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君自逆則常常

則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是其明驗也豈以卿逆為禮乎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予謂今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其名乃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予謂君子之言陋矣叔申豈能

忠者哉君執而立其子反使晉人得緣其隙以殘其國
為叔申謀者不若謹脩守備而和其民人以義讓晉使
曲在彼諸侯之好我者莫不動心則君必歸矣若是奚
有殺身之禍歟

十一年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左氏曰卻犇
來聘且涖盟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且涖盟然則
經何以不云涖盟邪杜云卻犇文子交盟晉魯之君其
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不識聘禮重邪盟禮重

邪若聘禮重盟禮輕略盟可也向者卻犢之盟又何故
不略乎若盟禮重聘禮輕是不得略盟矣若盟與聘均
重書如晉蒞豈不明白哉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氏曰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然則瑣澤之
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且合晉
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
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

信也

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左氏亦有劉康公成
肅公而經不書又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說皆
虛也

春秋權衡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權衡卷六

宋 劉敞 撰

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耳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杜氏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亦非也諸侯親迎今成公使卿豈曰禮乎且使得禮則應不書書者以其非常者也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也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
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大凡奔者在
外而內無形援則有挾大國之勢以重其身求入而已
今華元內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以為勢而自入也
尚何求而挾晉哉杜氏嫌傳與牾故左右遷就以成其
說此可謂信傳未可謂通經也

宋殺其大夫山左氏曰不書氏言背其族也非也桑折
鄭詹莒慶紀履緌皆直舉名若其見殺者則亦背其族

乎左氏又曰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予謂此傳未可信也華元賢臣討其一族何乃及彼五子且經又無之非必信之語也

會吳于鍾離杜氏曰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非也當是之時晉為伯主雖齊秦楚之強皆畏焉其肯帥諸侯大夫以就吳會乎蓋不知文不可直稱吳耳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按左氏楚師既敗王使讓

子反子反因自殺王使止之弗及此則非楚殺之經何以書楚殺乎

曹伯歸自京師左氏以晉侯赦之予謂經云歸自京師則非晉侯專之矣杜云或書名或不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予謂傳自無義例爾何必從告辭邪

晉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左氏以舍之者處之云爾按昭二十六年晉執叔孫婼囚之于箕共是晉地共是

魯卿共是執之彼何以不云舍之于箕此何以獨云舍之于茗丘乎

叔孫僑如出奔齊左氏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若然者乃當書放叔孫僑如不當書其自奔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杜云書用郊從史文非也史之記事雖甚質不應加用於郊雖史加用郊仲尼猶當削筆焉不然則是苟因史之謬也苟因史之謬又何以稱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

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之
曰入本無位者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今按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
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
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而與例違者多不託
之從赴則諉以從某例唯注者推言之而已不復可信
也

襄公

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由是言之則孔子作春秋所筆削多矣豈專用舊史者乎

四年冬十月傳曰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之敗於狐駘然則經何以不書邾杜曰敗不書魯人諱之非也升陞之戰邾人獲公胄至恥矣諱公不諱戰乾時之戰公喪戎路左右皆止至危矣諱公不諱敗彼皆公親之猶著其文不喪其實此乃臧紇耳何足諱之而都不書乎意者春秋為君諱淺為臣諱深乎不然喪胄逃遁之恥

不若直敗者甚乎何其詳略異也

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此傳解經所以書壬夫名之意言壬夫貪殺之
當也又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夫共王殺壬夫
春秋謂之貪而當是共王之刑無失也如令共王之刑
有失則春秋不應名壬夫以見其罪傳指言貪以著其
惡也春秋名壬夫以見罪傳指言貪以著其惡共王殺

之何謂不刑乎然猶謂共王不刑則是春秋亦不刑也
鮮經若此取舍安從哉

六年季孫宿如晉左氏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
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非也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
巫如晉鄆始屬魯其年秋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人
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鄆人是則魯已辭鄆矣晉已知
之矣今鄆之滅非魯責也晉人何以來討邪又曰莒人
滅鄆鄆恃賂也若鄆與魯有屬無絕或恃賂慢莒以取

滅亡今魯以絕鄆鄆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邪
然則傳所言皆不實也

七年會鄆鄭伯驍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左氏
曰子驕使賊殺之而以瘡病赴於諸侯言經所以從赴
而書也非也凡議春秋者必曰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
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也左氏亦云求名而亡
欲蓋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夫臣殺其君欲蓋者也
春秋順其欲而不彰則何懼矣彼亂臣賊子知偽赴之

可以免於貶絕則又毋乃勸乎耳是由春秋啓之也奈何哉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杜云鄭子國稱人惡其無故生患以佗日合之安知非告辭略乎

會于邢丘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安知非貶大夫會公侯者乎為例若此誰能識哉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

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公十七年公會單子尹子晉侯等伐鄭而同盟于柯陵如杜此注則柯陵之盟鄭亦受盟矣考之左氏鄭實未服不得云同盟也且春秋記同盟甚多而左氏以謂書同者由服異也服異雖似可信按之前後則不能盡通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是時無新服者十七年同盟于斷道亦無新服者成九年同盟于蒲亦無新服者十五年同盟于戚亦無新服者十八年同盟于虛打亦無新服者僖

七年盟于甯母鄭始服于齊而不言同二十八年盟于踐土諸侯始服于晉而不言同襄二十五年盟于澶淵齊請成而亦不言同如此者衆甚則同不為服異發明矣他日稱同盟其新服之國猶列於會至伐鄭則但以同盟見鄭亦與盟而已設令鄭不與盟如柯陵者又不可知襄公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無伐齊之文也盟于重丘而稱同若以同為齊受盟出乎則未有伐齊之文若以為服異出乎則諸侯無新服者書同盟何哉

傳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夫武子言君冠必具禮樂可矣言及兄弟之國假具而冠無乃亟乎衛與魯壤地相接能冠于衛不能冠于魯乎衛君之廟非先君之祧也成公之神非裸享

所宜也則武子所得者金石而已矣魯豈無金石乎何亟于冠而以他國之廟為己君之祧他廟之神為己君之先而傳又謂之禮不亦過乎

十年會吳于柤杜云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非也晉為伯主悼公其賢君也軍師方強豈肯帥諸侯以會吳乎黃池之會晉弱于吳猶爭盟焉況其方強哉又曰吳不稱子從所稱也亦非也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爾非其君自稱

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則吳當稱王楚亦當稱王
必不但曰吳也

遂滅偃陽左氏曰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
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禮也夫偃陽
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耳既已擅滅諸侯又
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即以選其族姓
納諸霍人為禮者諸侯誰不樂滅國乎苟滅國矣取其
子孫償以一邑誰不樂為此乎且經書滅偃陽君死其

位也傳云以偁陽子歸安得此子乎偁陽一國有二君可爾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非也吾於九年既言之矣

十二年吳子乘卒左氏曰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

氏曰周廟者文王之廟皆非也禮諸侯不祖天子大夫
不祖諸侯則文王之廟魯何得以有之孔子曰公廟之
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然則魯君僭上而立周
廟三桓僭魯而設公廟矣丘明不知又習見之遂真謂
禮然豈不誤哉以實言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於義足矣

十三年取邾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
曰入非也春秋之興褒善貶惡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

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且滅國言滅者言既殺其君
又泯其社稷故君死其位亦曰滅如滅國而謂之取則
未知君死其位歟如取邑而謂之滅則未知邑安取君
死其位乎如是是春秋記滅國也略記用師難易也詳
豈然也哉

十四年會于向傳曰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于朝
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則言語漏洩職汝之
由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審矣范宣子豈

不知邪何以誣之哉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到此一年爾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是姜戎列于會矣經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為晉屬不得特達非也近上魯人請屬鄆已而以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則經亦書鄆人誠以鄆既與會則列國故也今范宣子亦使戎子即事於會去私屬比諸侯矣與鄆人相似何故不書乎即以姜戎微

法不當書者殺之戰何以書也即以殺戰時姜戎未為
晉屬故得書者按戎子自云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乃
在文公之前不得云殺戰未屬晉也推此數者知傳所
叙都非信實

伐秦左氏曰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北宮括書於伐秦攝
也非也於春秋何以辨之且又無大體非春秋本意也
衛侯出奔齊按左氏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今經書乃如此此明仲尼作春秋皆刪撮大

義不與衆史同也然則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

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濙梁左氏曰宴于濙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高厚然則高厚在會矣經何以不序邾杜氏云高厚逃歸故不書也按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夫鄭伯之逃與高厚之逃無以異也鄭伯逃盟猶記其會高厚逃盟何以不記其會邪或者鄭伯逃盟不逃會故得記其會高厚乃逃會者故不得記其會近上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于鄆陳侯逃歸亦逃會者何以得會記邪且驗傳文高厚非逃會也已與於會矣苟偃之盟已故逃盟耳然則方其會時厚不得不書也然而不書獨奈何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氏曰以我故執之且曰通齊

楚之使然則非為不道於其民矣以左氏例考之當云
晉侯執耳何以得稱晉人邪杜氏患苦其不合因以不
道誣二國之君文過乎哉罔人乎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云書曰會
鄭伯為夷故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示之義
云爾非也主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諸侯與諸侯
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
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爾

何疑哉

十八年白狄來杜云不言朝不能朝也非也聖人固不責夷狄禮耳來朝者則謂之朝何待其與中國均然後謂之朝哉且若必待其與中國均然後謂之朝是無賓享也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杜云稱人以執惡及民也予謂傳叙其事自為伐我故執之耳未嘗有惡及民之實也杜氏惡其與例不合則以惡及民罔之非誠然也哉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邾人驟至謂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九年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又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則亦報舊怨矣何謂未報乎然則仲孫速自以他故伐邾不為報其驟至也

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氏曰慶氏以陳叛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然則何以不曰陳人殺慶虎邾又稱及者杜氏云史異辭則是春秋非復仲尼之法也

專用史而已豈其然哉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云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即待晉命者豈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言之遠理莫甚於此矣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氏云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非也如杜之意以為名則貶矣字則褒矣獨不計名不必皆貶字不必皆褒乎謂字者皆褒猶之可也顧不當引凡無罪者一以字見之

耳且褒者當字貶者當名如善不足褒惡不足貶者奈何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義事也春秋豈諱之哉且必若救許救徐何以得書也二十五年會于夷儀左氏有晉侯伐齊慶封如師之文而經無之何邪又言齊人賂晉侯及其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是

成亂也亦不譏何邪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
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為惡
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
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
者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曰陳侯免擁社使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袞
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若是則陳已服

罪矣何為其冬公孫夏復帥師而伐陳乎且數俘而出
是無獲虜也則子產何用獻捷乎捷者俘獲也何以知
之哉成二年傳曰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
俘而出是安得捷而獻歟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曰
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予
謂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

晉人執衛甯喜左氏云使女齊以先歸若實爾者經何故不云以歸乎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氏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以為不可違何哉誠使豹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邪又是會也楚先晉

歆而經先書晉左氏以謂仲尼追正之也今此視邾滕之事仲尼亦必知其非公命審矣苟舊史不知而貶豹焉仲尼猶宜正之況知之乎夫知其非公命且辱國而猶責豹以不從命者是開強臣挾君以令於國而莫之亢也不亦悖乎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皆不然也歷家之術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厯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厯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能不譏乎故曰未然

二十九年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也非也苟為不朝正而書乎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為不悉書邪去年公如楚未有至之文也公之不朝正亦審矣雖

不釋於此猶足知也曾何春秋之憚煩

三十年宋伯姬卒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
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
生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
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左氏曰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
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然則

是惡入也惡入之例當書復入曷為但書入乎杜氏云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非也所謂以惡入曰復入者以其意害也意害矣以兵入與雖不以兵入而盜兵作亂等耳豈特以兵入者惡而盜兵闕者無惡乎即以為獨還無兵得不稱復入者是良霄之入為直入國中無有惡也夫伯有入鄭與欒盈入晉有以異乎欒盈空身因曲沃之兵以與君鬪伯有徒還資馬師之衆以伐國門竟無異也欒盈書復入以明其惡伯有獨不言何哉

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曰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他日會而置盟雖惡之未有舉其事者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何邪由是論之此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失信者如清丘及蜀之盟是也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如是則子弑其父也子弑其父春秋不書乎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

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蔡世子般弑其君
固固之惡最甚矣何以亦貶乎且經曰密州傳曰買朱
鉏吾誰適從哉亂天地之性莫甚於斯言矣此固左氏
不受經之蔽也

傳曰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此不然也語
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亦朝廷之常耳傳者不知以為草野之
草記者不辨遂增適野之事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氏注經云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此則注與傳異矣經但言取傳又言伐此則傳與經異矣紛錯如此誰能聽之哉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曰其車千乘又曰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予謂出奔者勢不以千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反非朝夕所可望皆不近事實者也

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知則以謂鍼以千乘出奔矣記者不辨又增取幣八反之事

莒展與出奔吳左氏曰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納去疾展與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與親弑其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弑父也藉使展與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

乎

楚子麇卒左氏曰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杜云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也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曰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杜云書名罪之皆非也若臣弑其君託於瘡疾而可以免則亂臣賊子何懼矣而公子比又何罪哉彼君弑國亂不忍其惡而出奔者也方存乎見褒又何貶焉且如傳言則是公子圍罪大而經為之諱公子比無罪而經致其貶輕重失序

非仲尼意矣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非也如傳言者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故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而奔齊耳此則公之自奔焉有逐之者乎又曰書名從告亦非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以名為賤衛侯燬楚子虔以名為貶此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為款之名者乃罪矣杜氏獨以為從赴何哉即以名為從赴而已衛侯燬何

用知其非從赴乎

四年大雨雹左氏曰季武子問於申豐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
疾不降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雹之為災誰能禦之
夫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
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

冰何故雹不輒降乎且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于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楚人執徐子杜云稱人以執以不道於民告非也春秋為褒貶是非作也如苟從赴而已矣是誣善者無所理也賊亂之人何所懲而畏乎

遂滅賴左氏曰賴子面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固謂

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又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是亦不然吾既言之矣

取鄆左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非也若鄆自來則非魯取不可書取鄆矣且鄆之叛者誰乎上大夫也固當見經下大夫微者也亦當如邾庶其書之何故匿其名也杜氏曰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亦非也杜惡傳所說不與例合又恥左氏有不傳春秋之名遂為文飾爾且

傳言叛不言潰潰者在下叛者在上可知也縱其微甚猶當書之所謂雖賤必書重地也何遽違例而掩叛人乎所謂不登叛人之義安在哉

五年舍中軍左氏曰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然則非公意也以左氏凡例推之非公意者則當不書就令書之猶應有貶今左氏言作三軍舍中軍之事可謂甚害矣而經無所貶何也杜氏又云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如是竟未嘗

舍中軍也徒以軍為師名號之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杜云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
亡書名罪之非也杜氏信以謂苟無罪而出者舉字之
乎則彼有殊絕之美者宜以何書夫春秋非其所寢不
加字焉非謂苟奔而無罪者皆字之也

叔弓如楚左氏曰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吳
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公廩尹棄疾子蕩歸罪于遂洩而
殺之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非也若如傳言吳真敗楚

經何以不書乎杜氏曰歸罪於遂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非也若楚不赴於魯則魯亦不敢弔矣今魯弔之是楚
嘗赴敗於魯也經何得無其事乎

七年暨齊平左氏云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

伐燕在
六年末

燕人

賂之反從求平也予謂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
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
于虢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暨燕平則齊侯無緣更進次
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

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暨齊平也杜又
注經曰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此杜欲引州公寔來為比彼州公寔來之文卓詭非常
乃可爾非此之類也試覆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以來
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姑如齊蒞盟此則魯與
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三襲焉章灼不疑
八年蒐于紅傳云大蒐與經不合矣

葬陳哀公左氏曰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此則葬陳哀公者袁克也非諸侯也何以得書於經乎若曰魯往會之是又不然楚尚不聽袁克葬其君豈聽諸侯赴其葬乎且魯何能不畏楚也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非也使舉上客師言元帥此乃春秋之常所謂尊無二上亦此之謂也豈卿則悉書之哉晉嘗為

六軍六軍之將蓋命卿十有二人未常有得並書者何邪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云蔡大夫深怨楚故以楚子名告非也即如所言春秋為無褒貶苟從赴告而已衛侯燬滅邢寧非邢大夫怨之邪

十二年公子慙出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慙本患季氏強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世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

使慙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
晉伐鮮虞杜云不書將帥史闕文予謂以殺之戰推之
安知非晉恥以詐襲人而不以將帥告乎在殺之戰則
以為晉恥背喪用兵在鮮虞則以為史自闕文春秋之
義何其駁且至於此也

傳曰公如晉晉人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按經無慙如晉
之文也杜云慙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非也公
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此亦不復命者何以

書其如晉乎筌地在境外慙奔在郊不得獨不書也公
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如周
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時也且史之記事始遣使則書
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邪欲為傳文過而不知例有相
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

楚殺其大夫成虎傳曰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
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杜云解經所以
書名皆非也人譖成虎成虎不行者自恃無罪或冀君

不信讒也但當譏楚子信讒專殺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也成虎不能行小過耳楚專殺大夫大罪也大罪不見詰小過先受貶此豈春秋旨哉傳徒以名為貶字為褒不知輕重有權未可一槩也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左氏曰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以傳例推之則比宜以國逆例書入耳今書歸何邪杜云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非也陳蔡是時滅而為邑矣楚公子守之矣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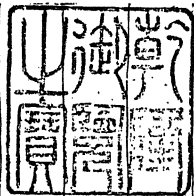
復為國哉正令可號以為國其召公子比者實楚人也
書國逆而立當矣書諸侯納之不亦放哉以杜氏華元
歸例推之又安知非比欲假晉為援以赴於諸侯者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非也在此以前齊
未嘗不服以同盟之文強云齊服欲以成其說妄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杜氏不解二君稱名之
意直云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故曰歸予謂二國
前滅二君復封義有卓詭春秋所辨也又諸侯納之曰

歸謂本有國者爾若社稷已除一旦復立此則非歸不得以歸為例也

吳滅州來左氏云州來楚邑用大師曰滅非也國滅曰滅君死其位曰滅滅之名施於國審也國有宗廟社稷此滅之義所為施也言若滅火絕其後也非縣邑所得亢也邑雖大必謂之邑國雖小必謂之國夫滅取之不可貿易乃國邑之不可相亂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為楚執事未嘗特與諸侯盟會世皆謂州來固楚邑也以

此而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且春秋記滅取者為
衰貶也正其所為名者所以正其罪也取人之邑滅人
之國是以為罪大師小師何分別焉



春秋權衡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之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唐淮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權衡卷七

宋 劉敞 撰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

以舍族

非也此

亦一事再見卒名耳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且春秋假魯事以達王義非專為魯記其憂樂之情而已也假使魯當時不敢怨晉安於受辱固非春秋所特書也況魯本無罪乎

莒殺其公子意恢杜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非也傳所言意恢死時事無有黨於亂君者正為君自
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欲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且意
恢與君兄弟也雖黨無惡詩人同姓之義猶曰不能奮
飛況但善之何傷若君有小惡不務親輔而同姓之臣
先懷異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謂不黨乎宋督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君此親左氏義非異人說也
今公子鐸及蒲餘侯亦皆懷無君之心而先殺意恢者
春秋不錄其罪既異孔父矣又專疾意恢何哉孤君之

勢成臣之亂不亦甚乎若曰莒子不感國人不順此其罪有甚大者則又不然自殷祖甲不能無不順故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卒為興王今鐸與蒲餘非有伊尹之心欲其君善者也直忤很犯上出君以自便耳如是春秋不貶鐸與蒲餘乎

傳曰南蒯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又南蒯之初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二人南氏家臣

偽廢疾使請

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却南蒯復歸費於季氏然則南蒯以家臣張公室而為罪二子以私臣謀卿邑而為功者也若南蒯信有罪則二子亦固有罪若二子信有功則南蒯亦固有功今季氏專魯南蒯叛南蒯專費二子叛所以為家臣同也所以謀公室同也一臧一否孰為合於義邪曰俱不合也臣而叛之則非所謂矣從而為惡又非所以事君也知其不善則

莫若正之正之不能得則莫若去之君子之道如此而已矣叛非義也

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杜云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非也如傳所述則無極讒之蔡人姑之朝吳非有罪也乃所謂禍出於不意者朝吳安能防之哉且必若云是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亦為有罪乎夫春秋以字為褒褒者未必皆字也字者亦未必皆褒也以名為貶貶者未必皆名也名者亦未必皆貶也如謂字者皆褒

則邾儀父何褒矣如謂褒者皆字則凡諸侯之善何不字而褒之也如謂名者皆貶則公子友及凡大夫之名何貶矣如謂貶者皆名則仲遂之字何為書也夫諸侯之不以字為褒猶大夫之不以名為貶諸侯可以爵通不可以字通大夫可以名通不可以字通故也欲一以名為貶字為褒則必不合患其不合則誣人之惡以納之飾人之善以出之可謂義乎

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

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按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曰鄭子產為火故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毀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接近上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
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竊謂
此兩傳實一事也魯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
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邪曰其忸怩
小數而不知已非子大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為惠矣
俄而又自墮之亦非子產事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按春秋大夫之奔多矣

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鄭是變例也而左氏無說杜氏不解何哉

盜殺衛侯之兄繫左氏曰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齊豹不名者儻未為大夫耳設春秋欲見豹罪而書其名不愈於泛謂之盜乎且豹亦何求名之有此夫殺人不忌者也而曾以是為名乎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按左氏例以惡入曰復入此三大夫乃畔也何故不書復

入邪豈以畔非惡之謂乎

蔡侯朱出奔楚左氏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乃出朱此非必然也君重矣蔡人雖畏楚獨能不審其同異是非而信單辭無驗之語以逐其君乎若讒人之言一再至而君可逐也方城以北無定君矣此乃惡無極之為人而多為之罪以深其惡者不然不至於此

傳曰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非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仲秋也若不為災曷為醜之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杜云承叔鞅之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非也左氏凡例常以據簡書赴告而錄故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亦不書也未有詢于使者之口而書之者也此其說自相賊矣且王室雖亂景王已葬王猛在喪位矣叔鞅豈得不知其是

非哉又傳稱閔子馬聞叔鞅之言而稱曰子朝必不免
則是叔鞅已知子朝之非正矣非獨叔鞅親見其事者
知之也閔子有言是魯國之人亦通知之也何謂未知
誰是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氏曰王猛書名未即位也
是也此明未即位雖先君已葬猶未得稱王者也及其
論諸侯之禮則以謂先君既葬其子得稱君矣又何戾
哉夫諸侯稱君猶天子稱王也天子稱王必待逾年諸

侯稱君亦待即位獨謂諸侯既葬可以稱君者不識類也

二十三年正月叔孫婼如晉左氏曰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此不然也按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敘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傳曰楚師大奔又曰不言戰楚未陳也予謂楚未陳而吳以詭謀動之使至於大奔此乃正當從未陳而敗之例不書戰而已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

傳曰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又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然則楚與頓胡等皆實在也但自不得成列為吳所詐耳法當不書戰不當不書楚向若楚師獨完諸侯俱敗書諸侯之敗而不書楚猶有可諉今楚等

敗耳吳之詐乘人一也曷為偏有所遺乎推驗事理疑
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先
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相接則經無緣書楚也
傳所云七國同役楚師大奔楚未陳之類皆不與經合
似是而非者也

尹氏立王子朝按左氏諸稱氏者皆曰舉族此豈舉族
立王子朝邪何不云尹圉立朝乎杜雖云尹氏周世卿
亦不云氏為世卿發也意欲私取公羊之說而又牽於

左氏不忍訟言之說經者乃如此可憫笑也

傳曰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或曰昔子囊將死遺言城郢君子以為忠囊瓦其孫也城郢之意亦豈易乎而沈尹譏之何哉曰子囊之時其國事治其民親上其隣國無虞所以城郢欲防患也今囊瓦之時其國事不治其民暴上其鄰國多怨所以城郢欲外民也是善惡之趨異也故設險者強恃險者亡子囊之慮安得不忠而囊瓦之名安得

不陋哉

二十四年吳滅巢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曰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皆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伯當

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敘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為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耳召族無盈則卑卑何故書乎

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之非也周公遭變孔子被逐如有不幸而死則亦罪之乎今讒人之惡不

見理而不幸之人反見收非仲尼作春秋懲勸之本心也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傳曰公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非也去年會于扈傳曰謀納公若魯不告于晉晉何納之謀其謀納公也是魯既告晉矣晉且為公謀納豈得誣其不告哉

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若在境內

則猶君者也是以不歲歲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
侯但是暫時止次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
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
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
但徵過哉公雖有過猶不若季氏之悖也仲尼謂八佾
舞於庭是不可忍春秋無不略外而詳內尊君而卑臣
其寧縱失季氏專攻公身而已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杜云徐子稱名以名告也非也

若必從赴告者安知衛侯燬非當時以名告諸侯而左氏謂其滅同姓何邪

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曰此推言春秋之美且衛齊豹欲求名而不得非也豹挾怨儲憤發泄為亂耳本無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欲言春秋之美何患無有而正舉此難信不通之語乎予謂齊豹作亂不能不心媿此正欲蓋者非求名者又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予謂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繫其貶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外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欲以何事為解乎

定公

元年春王杜云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故然則正月

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書正月未即位則不書正月矣如隱公初不即位何故亦書正月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云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杜云知不可故復歸之京師若然則晉人求掩其不義於諸侯者也何以不告於諸侯乎

立煬宮傳云季平子禱于煬宮故立其廟按左氏例苟非公命則事無載於策者立煬宮既本由季孫何以得書邪

二年楚人伐吳傳云囊瓦伐吳師于豫章杜云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非也安知非囊瓦恥敗以微者告乎且經又不言其敗也何以知經之貶其敗乎

四年三月會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杜謂此共是一會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邪推驗傳文召陵之會本為蔡謀楚也范獻子聽荀寅之言遂辭蔡侯則諸侯亦自此散矣不得至五月乃盟也

且既辭蔡侯則亦無緣重盟又傳敘召陵之事曰反自
召陵鄭子太叔卒趙簡子哭之言反自召陵則無臯鼬
矣其下乃云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沈亦不言
臯鼬及盟時事明此非一會也蓋傳不記臯鼬之盟耳
實說召陵之會晉辭蔡人不為伐楚故蔡人憤怒伐滅
沈國并殺其君晉見蔡侯怨亦恐失蔡故相與復為臯
鼬之盟也今傳但云伐沈經云滅沈已自不同傳云晉
辭蔡侯又云晉使蔡伐沈復未可信且沈又常役屬楚

未嘗通晉晉不當責其不會也反覆推之沈所以滅者由蔡侯怨楚而已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杜云囊瓦稱人貪以致敗是也但於左氏例則無由知之

吳入郢杜云不稱子史略文非公穀是矣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審如左氏言者何忌之行非公命也非公命而行以左氏

例推之不書於經矣然且書經者謂仲尼不惡陽虎可視以為公命乎其異於公子豫奈何

城中城杜云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按傳無此說當時或自以他故築城又可必乎

八年從祀先公左氏曰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非也傳有常例非公命者不書於策若虎欲作亂而順祀祀雖禮非公命審矣何以得書邪且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聞矣虎何以能集其

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云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非也春秋亂世至於定哀之間又亂之尤也至於弑君而無恥何諱伐盟主之有

得寶玉大弓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日得者得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郤大鼎何以云取乎器用不專言得亦明矣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伉石彊出奔陳杜云稱弟示首惡也按隱元年之例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辰亦不弟者不稱弟可也反以見首惡稱弟何哉段不言弟反非首惡乎

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傳云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得言其叛乎春秋之原情定罪固有如此邪

晉趙鞅歸于晉杜云韓魏請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強猶列國非也仲尼曰必也正名韓魏猶為大夫而列國視之則何正名矣大雅曰不畏強禦如韓魏以強而視列國是畏之也

傳云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也刑已不鈞請皆逐之予謂尋傳前五董
安于勸趙孟先為備孟不肯曰不欲始禍則始禍者非
鞅也可言二臣始禍不可言三臣也此據三傳說之雖
各不同然公羊似真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
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
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
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矣反不

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瞶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邾子來會公杜因上大蒐之文而解之曰會公于比蒲

非也如杜之說謂大蒐則公在矣按昭十一年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叔向譏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
也以叔向之言觀之大蒐之時魯君不在明矣桓四年
公狩于郎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漁獵之事出非其地皆
明書公而大蒐不言公公不在故也不得言邾子來會
于比蒲莊公遇齊侯于穀蕭叔朝公不言來者朝在外
也杜已言此矣設公在比蒲而邾子會之其在外與穀
等固當言會不當言來言來非在外辭也

十五年定姒卒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
安有夫人卒而不稱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
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姒氏要
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
夫人耳

葬定姒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
人者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
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

人而書葬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哀公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云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非也虞師晉師滅夏陽左氏以謂虞受賄有惡故使首之是春秋褒貶之辨也今何故苟從赴為不義者飾非乎

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杜云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民也晉苟不恥則已矣若猶有恥彼則諱而不告矣不然則雖告而匿其歸于楚矣豈當誣人以不道而自發揚其歸于楚之恥乎此事勢之不然且凡告執諸侯者必曰某侯為某罪既執之矣而春秋考其真偽而為之辭或稱侯或稱人此皆出於孔子也豈告者自稱某人執某侯哉如之何謂稱人以告也且天下雖亂不義者反取義者而執之此春秋

所當辨也如苟取赴告而書之彼不義者何難誣人以惡矣

十年吳救陳左氏曰延州來季子也推驗其年季子僅百歲矣以彼其清高不污寧貪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按左氏例不與謀曰會此則不與謀也去年傳曰吳子使來敝師則是與謀矣文不當稱會然而稱會傳與例乖也

傳曰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按有子當為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之辭也春秋雖據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聖人所遺也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書如謂春

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於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
霄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藥盈入于晉晉人殺藥盈其文
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乃曰陳
宗豎入于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
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
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也如謂經
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與經同盡可
歸過於經何賴於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於舊史者

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於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於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與經違是本末反矣安得哉明於此者可以無惑於春秋矣

春秋權衡卷七